

一束恒久的星光

◎李苏琴

师生之间,是一场先知觉后知、先觉觉后觉的缘分。如大鱼前导,小鱼尾随,是从游,是传承,更是生命与生命的彼此照亮。而我何其有幸,在人生的关键处遇见了张祖彤先生。

初见先生,是在南通高师的教室里。那时我正值年少,对未来既憧憬又迷茫。学校对首届大专班厚爱有加,特意请先生来为我们讲小学语文教学法。张祖彤先生推门走进教室的那一刻仿佛就在昨天:身形瘦小,却步履坚定。一双眼睛尤其明亮,仿佛能照进人的心灵。她不苟言笑,自带让人肃然起敬的气度。那堂课讲了什么,如今已有些模糊,但她说话时清晰的逻辑、干净有力的表达,让我第一次对“语文教师”这四个字有了真实的想象。

毕业后,我成了一名小学语文老师。一次,辅导区组织教研活动,邀先生来听公开课,恰巧是我执教。课后,先生走过来,没有寒暄,直接说:“这节课思路是对的,但有些地方还要斟酌。”从那一天起,她叫我“小李同志”,我称她“张先生”。我们的师生缘就这样静静地开始了。

先生第一次指导我备课,是讲《散步》。那是一篇不过千字的散文,语言干净,情感克制,初读只觉得是写一家人的和睦,再读才觉出人生的重量。先生从文字背后读出了更深的东西,她说,这篇文章写的不仅是亲情,更是生命的传递与承接。“只有生命,才是世界的灵魂。”先生轻轻的一句,让我心头一震。

我忍不住赞叹:“您讲得真好,我从来没想到这一层。”先生摇摇头:“不是我讲得好,是文章写得好。语文老师是传递真理的人——你要做的是准确地表达它。”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一个好的语文老师肚子里不能只有几篇课文、几条方法,更要有学识、有眼界、有思想。

那些年,语文教育界常有争论:讲还是不讲?练还是悟?先生看得很清醒。她说,语文教学最怕走极端。完全放任学生自己“悟”,或一味地机械训练,都是不负责任的。“学生自己能读懂的,老师一句也不多讲;但该老师讲的地方,一定要理直气壮地讲清楚。”她说这话时语气平静,却字字有分量。

记得有一次,先生以《孔融让梨》为例教我如何把握“该讲之处”。我们面对面坐着,她问,我答。

“孔融是怎样让梨的?”“他拿了一个小梨。”

“还要加一句:没有拿大梨。这样才表达完整。”她继续问,“他为什么只拿小的?”“因为我是弟弟,该吃小的。”

“那哥哥就一定该吃大的吗?”这个问题课文中没有,需以自己的思考填补。我沉吟片刻,答:“不是,是孔融自愿把大的留给哥哥。”

“这叫谦让。”先生颌首,“那如果你是哥哥,你会怎么做?”“我把大梨让给弟弟,我吃小的。”“这叫友爱。”

玉兰
一瓣

一段简单的对话,一个“谦让”,一个“友爱”让我忽然开窍:语文教的不是答案,是思考;不是结论,是过程。一个“让”字,背后是情也是理,是人性也是传统。我忽然懂得:教师的深度决定了课堂的深度;思想能走多远,对学生的影响就有多远。

先生待人,既宽厚又严格。她从不直接批评人,却总能用一句话点醒你。有一段日子,我迷上了雕琢课堂语言,喜欢用些华丽的辞藻,自以为那样才显文采。有一次上完课,先生走过来,诚恳地说:“小李同志,教师说的每一句话都应为教学目标服务。语言漂亮是好事,但不能偏离主线。”她叫我“同志”,那个时候听来有些老派,如今回味,却觉得格外庄重——这称呼里没有居高临下,只有同行间的尊重。

先生帮我修改教案,更是一丝不苟。从整节课的结构,到一句话的表达,甚至一个标点的使用,她都反复推敲。每次拿到满是红字的教案,我总是既惭愧又感动。那上面每一处改动,都饱含着一位老教师对讲台的全部敬畏。

先生年近古稀之时,仍常常上示范课。她头发已经花白,可一站上讲台,眼睛就变得格外明亮。她不用课本,不论多长的文章都能背诵如流。她声音不高,却字字清晰,每一句都敲在听课者的心坎上。她说:“备课先别急着翻教参,把课文背熟。背熟了,文章的脉络、重点、难点,自己就能感觉到了。”她上课如行云流水,不刻意渲染,却自然动人,听她的课,如品淡茶,回甘悠长。先生说自己的课“平淡无奇”,但正是这种平淡,最见功力。

三十岁那年,我被评为崇川区“十佳教学能手”。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先生。她在电话那头笑了,声音依旧清亮温和:“小李同志,不用谢我。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,你能进步,主要是你自己肯用功。”她还嘱咐我,不要怕挑战,要多尝试不同文体的公开课,要甩开教参,独立备课。“老师自己把教材读透,课才能活。”这些话,我记到了今天。

先生晚年历经不少坎坷,但她始终乐观、从容。她最挂念的还是教育,还是年轻人。每次我看她,她总是专注地听我说,然后轻轻开口:“小李同志……”这一声呼唤跨越几十年,里面有关心、有期待,更有一种精神的托付。

她曾说:“每个活过的人都要给后人添一点光亮。这亮光也许是来自一颗巨星,也许是来自一支火炬,也许只是来自一盏含泪的烛光。”我知道,我永远成不了先生那样的巨人,但我愿意做一豆烛火,在她照亮过的路上,安静地、持续地照亮自己,也照亮愿意同行的人。

如今,先生已逝,但她从未真正离开。她活在一篇篇教过的课文里,活在同志们的记忆里,活在我每一节想要认真对待的课堂里。这几十年的师生缘,早已化作我生命中一束恒久的星光。



团圆

布面油画

◎姜伟琦

蛙鸣蝉声里的夏天

◎顾云峰

秋天来了,夏天并未走远,我总是忘不了那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夏天的蛙鸣和蝉声。

蛙鸣是从一场春雨里钻出来的。四月的雨总带着怯生生的软,斜斜地织着,砸在青瓦上还没攒成线,田埂边就有几声试探的“呱”,像谁在湿润的泥土里清了清嗓子。那声音细弱,裹着新翻的泥土腥气,混在麦苗拔节的脆响里,不仔细听几乎要错过。等五月的雨势渐急,千万只青蛙像是接了密令,田垄里、池塘中、水沟边,霎时涌起铺天盖地的合唱。那声音不是零散的,是成团成簇的,从刚破冻的淤泥里冒出来,漫过稻田的尖,漫过石桥的缝,把整个村子都泡在这带着水汽的声浪里。夜里躺在床上,能听见蛙鸣顺着窗棂爬进来,和着母亲摇蒲扇的节奏,把梦都泡得软软的。

孩子们不爱带伞,光着脚丫踩过水洼,看青蛙在脚边一蹦,溅起的泥点落在裤腿上。蛙鸣便随着脚步一路追,追到晒谷场边的老槐树下,忽然轻了些。树影里藏着些安静的蝉,

像是刚从土里钻出来,正沿着树干慢慢吞吐往上爬,背上的泥壳被风扫下一点碎屑,触角轻轻抖了抖,像在听远处的蛙鸣。它们要在树皮的褶皱里静静待上几天,等六月的日头晒暖了每一道纹路,便要蜕去硬壳,展开皱巴巴的翅膀,接过这夏日的话筒。

蝉声是被端午的太阳晒出来的。清晨的露珠刚从柳叶上滑下去,第一声蝉鸣就顺着夏至的阳光爬上来了。起初是独唱,“吱——”的一声,拖得老长,像谁把琴弦绷到了极致,在寂静的晨雾里撞出细碎的回音。七月的日头最烈时,蝉声便成了浪潮,从树梢汹涌而下。老槐树的每片叶子都在抖,蝉儿们藏在浓绿里,看不见身影,只听见声浪一波叠着一波,从清晨一直烧到正午,把柏油路面晒化的黏糊气都揉碎了,拌进风里。卖井水的老汉推着独轮车走过,木桶晃出的水声里都裹着蝉声的碎末。

老人们搬了竹凳坐在树荫下,摇着蒲扇听蝉。“今年的蝉比去年闹得凶。”话刚落,就被一阵更响的蝉鸣盖过去,蒲扇摇得更欢了,嘴角却噙着笑。穿开裆裤的娃娃举着粘蝉的面筋,仰着脖子在树底下转圈,蝉声便绕着他的小脑袋打旋。卖冰棒

心窗
片羽

的自行车丁零零驶过,帆布箱子里冒出的白气裹着甜香,蝉声便暂时歇一歇,等那清冽的甜香远了,又立刻卷土重来,声浪甚至朝着田埂的方向漫了漫,像是在问水洼里的青蛙:这热烘烘的热闹,你们要不要来凑凑?

蛙鸣和蝉声原是两个声部。蛙鸣爱水,雨后的池塘边最是热闹,“呱呱”声里带着湿漉漉的水汽,能把月光泡得发胀;蝉声恋阳,正午的树梢上最是张扬,“吱吱”声里裹着灼人的热浪,能把日头烧得更旺。可到了傍晚,它们就慢慢合到了一处。夕阳把天边染成橘红时,蛙鸣从田埂那边漫过来,带着水洼里的凉意;蝉声还在树梢上恋恋不舍,裹着白日里的余温。先是一声蛙鸣撞上一声蝉鸣,像两颗水珠在荷叶上碰了碰,溅起细碎的涟漪;接着便是一片蛙鸣叠着一片蝉鸣,像糅在一起的绿绸子,分不清哪缕是田埂的潮,哪缕是树梢的热。炊烟在屋顶绕着圈,混着饭菜香,把这交织的声浪酿成了酒,一整个夏天都醉在这醇厚的声响里。

立秋的风一过,声音就慢慢变了。最先蔫下去的是蝉声,不再从清晨闹到午后,只在正午最暖的时辰零星响几声,像漏风的风箱,沙哑得没了底气。孩子们举着的面筋竿子闲在了墙根,老槐树的叶子间偶尔掉下来半只枯蝉,翅膀已经褪成了灰黄色。蛙鸣也稀了,雨后的田埂边,偶尔有一两声“呱”,拖着长长的尾音,懒懒散散的,不像合唱,倒像谁在低声打哈欠。有次路过池塘,看见一只青蛙趴在枯荷叶上,半天不动,叫一声,停半天,像在数着日子过。

等某夜的蛙鸣只剩三两声,某天的蝉声细得像游丝,人们才恍然惊觉,叶子的边缘已悄悄黄了。晒谷场的谷堆渐渐高起来,田埂边的露水带着凉意,母亲收起了蒲扇,换上了薄被。可那些声音早钻进了记忆里,像晒谷场上的谷粒,饱满着。只等某个梅雨季,或是某个闷热的午后,轻轻一翻,就又听见……四月的蛙鸣从雨里探出头,带着麦苗的青气;六月的蝉声正候在树梢,裹着端午的艾香。蛙鸣在田埂上跳,蝉声便从叶隙间探过脑袋应和;蝉声在浓绿里唱,蛙鸣就从水洼里抬声相和。

原来,整个夏天它们都是没分开过的,如果少了它们,夏天便像失去了魄魄,终究是不完整的。